



石堡拐尺门

齐国曾在这布下“口袋滚石阵”

——石子口村的来历与传说

于夫

桃花峪里的石子口

石子口是一个村名。坐落在齐长城锦阳关西北的一条山峪里。山峪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桃花峪。不过，这个季节不是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是层层梯田中的樱桃树、核桃树，还有古老的柿子树和松柏，有的树两人合抱都围不过来，树龄大约都在数百或者上千 years 了吧？

一座石头陈设的“博物馆”

走进山村，就好像走进了一座石头作品的博物馆。高耸壁立的石堰、石台，弯曲跌宕的石巷、石道，还有石碾、石磨、石槽、石臼、石缸、石井口……就自不必说了。单是那一座座令建筑师们也为之惊叹的石屋，就可以写一部书或出版一册厚厚的影集了。尤其是那些上了岁数的石屋，就更吸引外来人的眼球了。这些石屋除了屋顶是用草披的，门扇窗棂是木制的，墙体、屋檐、山墙的锥尖都是就地取材的自然石块、石板稍微加工垒筑搭叠起来的。无需用任何粘合剂的石块与石块、石板与石板结合之巧妙，无论是在力学上，还是在美学上，都显示着山区一代又一代人的

大峪一面是郁郁葱葱的林木，将山体变成了浓浓的绿色屏障；另一面，山体岩石却做了突出的主题，梯田与树木变成了点缀。也许，这是地质结构给予大自然的“规划”了。

大峪是灵秀的，那是峪头流淌下来的泉水滋润的；大峪是雄健的，那是悬崖峭壁彰显出来的气势与力量。

聪明、智慧与创意。

看看这些石屋吧，有的巧借石崖为基，有的妙用石峭为壁，人工与自然共同造就了一件作品。更有的石屋为了开拓出十几平方米的面积，就要筑起数倍于这个面积的城垣似的石堰，还要再修上一条数十级的石阶！当仰望着这些挂着绿色枝叶布满着青色苔藓的石堰台阶时，不能不让人在醉心欣赏的时候也油然而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。看哪，那一座座石屋依偎着山势，顺应着地形，征服着自然，抢夺着空间，参差错落，布局有序，巧夺天工地勾勒出一幅幅与大山和谐共存而又凸现个性的作品，组成了村落石屋群体美的大画面。

战国时期的“滚石”传说

我不禁向村支书发出疑问，村庄与石头有如此之缘，村名也许就是因石而名吧？村支书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向我讲了两个故事，又为山村翻开了更古老的一页：战国中期，齐国在这儿的山上修筑了齐长城，派兵驻扎防御鲁国和楚国的偷袭与进攻。当时有一种很好的山地防御武器叫“滚石”，群体滚石一旦从城墙坡崖上滚下去，胜似千军万马。传说，现在村庄的地址就是当年齐军开采滚石的采石场。长久的开采，此处形成了一个运输滚石的出入口，后来移居此地的先民就根据传说给村庄命名“石子口”了。为什么又加上

了一个“子”呢？这完全是一个口语习惯，比如说凳子、篮子、屋子等。再说，村名有个“滚”字也不吉利。另一个传说是：有一次鲁军趁月夜偷袭至齐长城下，企图抠着城墙的石缝越入。谁知，墙石却哗啦一下松动了，化为滚石，自三面山崖轰鸣而下，将鲁军砸得死伤无数，溃不成军。原来鲁军误入了齐军布防的“口袋滚石阵”。

村支书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“也有传说是因为在这儿有了这样的一次战争，才有了这个村名。”他用手指了指，继续说道：“口袋滚石阵就发生在村北的山巅石堡。”

苍古雄浑的“石围子”

山巅石堡是一处苍古雄浑的建筑。远远望去，它极像一个山岗。人为的物体完全溶入了自然的山体，不走近它，不登入石堡，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屯兵之堡。村人把它叫“石围子”。石堡圆形，是围着山巅建造的。直径55米，内墙高3米左右，外墙高5米左右，石墙厚2.5米。堡门在东南方，高1.6米，宽1米，隐蔽在一道拐尺墙内。拐尺墙内有石阶通向堡门，而墙外则是千仞悬崖。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！

石堡内是石坪。暴露着青色的大石板。也许是因岁月风雨的冲刷，已无驻军的痕迹。只有一些杂草丛荆年复一年地为后人诉说着那段历史。

石堡的东南是齐长城锦阳关。岁月流逝，沧桑巨变，昔日的古道已嬗变为现代化的公路。唯一不变的是，这儿仍然是“齐鲁”交通的枢纽咽喉。公路上，进出关的汽车穿梭如流，清楚可见。也许，在两千多年前的某一天，锦阳关的情况突然有变，石堡中的“卧兵”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此处雄关隘口吧！

村支书还告诉我，村域内的黄石崖和长城崖还各有一个石洞，一个叫仙人洞，能容纳百余人；一个叫老虎洞，深60余米……在村内石胡同杳见的石墙上，还镶嵌着一方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碑，记载着石子口人的另一种宝贵精神……

我说，石子口村完全可以开辟一条“石文化”的旅游景点线了。村支书笑了，笑容里充满了信心。

站在石堡的瞭望台上，极目远眺，青山连绵如海，齐长城蜿蜒起伏，渐渐隐没在夕阳霞染的山峰间。大山博大雄奇与美好风光，我和村支书都陶醉在了一个无限想象的伟大而丰富的空间里。



案墙石屋与山顶石堡



石井口



过道门与石影壁